

名

山

藏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撰

臣林記

統泰天順臣

劉球

正統臣

劉球字求樂更字廷振安福人也嘗避難隱居姚江數年從學者甚衆舉進士仕禮部主事胡濙薦之英宗召入直秘閣日見親寵尋爲翰林侍讀正統八年夏雷震求直言球上封事曰臣謹按春秋而知君心之所感天心之所應如嚮答聲如影隨形國家成敗興亡靡不繫之桑穀而太戊政雉雠而武丁德旱虐

而周宣懼三君遇災脩行以動天地之遷比者雷震奉天殿鳴吻陛下素服輟朝下罪已之詔出省躬之言甚盛甚盛臣惟今日之急乃有十先一勤聖學自古哲后動與天合雨暘寒暑罔不時若惟能專志問學屏御無益心正而天從之臣願陛下多御經筵少居禁苑數進儒臣講求至理篤精一之功極脩齊治平之道二攬權綱權之下移宵人政也太祖太宗畏民勅天日三視朝順門便殿時召大臣裁決庶務疑則確之自折其衷所以權歸于上臣願陛下守二聖之成規復親決之故事毋俾權移乃出宵人三親正

士諸葛孔明曰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也內
外之臣賢不肖殊器皆駢臂錯踵受事陛下惟陛下
察已詢人親遠惟精以追興隆之治四選祀臣太常
古秩宗也非其人不可以交神故堯命伯夷猶讓夔
龍今太常卿貳久缺或不潔蠲宜擇選儒臣使領其
職寅清端重明習典故毋後夷龍五嚴覈吏近考察
吏治責成布政按察二使及巡按御史徒具文爾吏
無善政民多失業軍衛之臣爲害尤酷誠宜選擇公
明廉幹廷臣行天下無分文武官吏皆得考察黜退
姦墨旌表廉異六慎刑典古者人若不親刑獄悉付

理官書曰予辟勿辟予宥勿宥惟厥中近法司上獄有奉勅旨減重爲輕加輕爲重法司畏卻不敢執奏慮囚之際多所觀望希合上旨在實繇之竊謂一切刑獄宜從所上設有不當便命叅聽聽不如初罪初聽者又磚米納贖雖云古法然貪者幸免廉者蒙辜宜令文武臣非犯公罪毋得入贖宥辟惟中七罷營作土木之工不息則天地之和不訢京師興作五六年矣雖不煩民顧皆役軍軍非民乎須之禦暴用之力役人勞不蘇是急宜罷八寬逋賦比四方灾荒乞減租稅有司多行扞格或有聽准亦無實惠流徒失

業實可傷痛宜下戶部遇有報荒勘實量減安養流
民毋俾失業九息兵威兵凶器也動必傷人如麓川
連歲用兵死十七八今瘡痍未瘳又遣定西侯蔣貴
總楚蜀貴陽兵以從緬甸受其所拘首寇思任發借
彼爲言果生得首寇以歸不過宣諸廷礫諸市梟諸
衢而彼且挾爲功賞必求與地與則二夷角立其勢
坐大是增一夷也不與則怨是生一夷也臣每見陛
下憫錄死囚猶示曲原免爲適卒今乃驅十餘萬無
罪之人而欲生得一失地之竄寇兵爭無已傷人必
多臣謂宜召還蔣貴并止楚蜀貴陽兵勅靖遠伯王

驥遣諭緬甸斬獻寇首卽與厚賞不煩生致仍今思
幾發盡削四面之地分與新附之夷許以小職使仍
麓川則兵不用而十餘萬生靈之命無傷十脩武備
比年北虜入貢遣人歲增誠恐包藏禍心防備宜豫
莫若於京師邊塞數遣給事中御史閱督操備使借
工各廠及服役私家軍士悉就訓練公武舉以求良
將定召募以求武勇廣屯田收中鹽以厚儲蓄此十
尤者皆今急務所以感格上天招致太平誠在於此
陛下設誠行之殷宗周宣不足法也臣不揆愚陋敢
死言初麓川之師實王振興事球疏言之振業大

恨矣有錦衣指揮彭德清者球之鄉人賴振寵甚張球獨易之至是讒於振曰公知之乎劉侍讀疏之三章蓋誣公也會編修董璘上言太常用道流不稱請自爲卿忤旨下詔獄錦衣使馬順亦阿振曰球爲璘地故疏重祀臣與璘通振悅之乃誣服璘矯旨從朝班中棒出球下之獄嗾順夜殺之遲明順小校持刀推獄門球璘方同卧小校扼之急球大呼曰太祖太宗明靈在天何得擅殺我小校刺球頸出血順前踢仆之相與支解掘而瘞之獄中璘從旁匿其血裙球子鈇鉞求球屍僅得一臂乃裹臂裙以實觀小校者

都御史耿九疇識之豐而誓比見九疇疽而瘠九疇驚曰何頓改也小校自恨曰小人近不祥爪牙狸往鏃鐵鸞皇今當不復能見公矣亡何死而馬順子從厓中發任持刀逐順曰我劉侍讀行殺若球之死也餘姚布衣成器登龍泉山望空而祭爲文二千餘言哭之以其祭肉遍遺諸公且臺焉曰祭忠之臺其後贈球學士諡忠愍鉞鈇終振世不仕振死乃仕鉞廣東叅政鈇雲南按察使

郎曰李時勉枷也劉球死也而皆王振矯旨欺主上冲年甚矣予聞周新于謙死而見形精氣爲物游魂

爲變殆有之也球死正統中至今久遠矣其邑人王德新者以萬曆初言事捕繫錦衣獄夜作鄉語曰君亦來此乎知其精靈尚在也

于謙

王

竝

景泰臣

于謙字廷益錢塘人自爲諸生英邁過人每有難事於人中巡繞數行輒得奇計讀書過目成誦爲諸生時習容止骯髒有聲巡按御史目之入視學召使講書謙乃爲御史講高皇帝大誥御史撤坐避席跪而聽講謙反復推解甚悉聞者悚服宣德初以御史從征漢庶人旣械上命數庶人罪辭嚴上悅師還與文

武大臣均賞手其名久之陞行在兵部右侍郎兼巡撫山西河南時年三十餘耳王振用事有御史與謙同姓名者忤振振疑爲謙因事下謙獄久得釋左遷大理少卿親王有司詳來乞謙命謙復往謙居山西河南凡十八年甚有遺愛正統十二年以右侍郎還部虜也先入寇王振力主親征謙與尚書鄺埜諫不聽埜從謙居理乘輿北狩太后命邸王監國王朝群臣彈振罪甚急王命出俟命皆曰王振罪惡貫盈殿下不卽族之臣等隕首於廷不能俟也因伏地大哭錦衣衛指揮馬順叱衆衆擊而殛之廷臣大譁班列

不次王環視屢起欲入謙直上陛掖上之群臣擁隨
後皆曰毛閹王閹王振黨請并受而甘心焉謙白王
曰衆怒未殺不如因而順之王旋坐謙曰班班武士
鈇者前武士執鈇前命曳二閹撲殺之肆之華門之
外譁稍止未班謙復白曰衆疑未弭不如因而寬之
王乃命群臣曰王振有罪當族族之當白太后順罪
亦當死死順者勿論群臣乃班成禮而退是日也日
過中謙袍袖皆裂吏部尚書王直迎拜曰今日非公
百直不濟也太后聞而嘉謙陞兵部尚書加太子少
保謙則與羣臣請處王卽真遙尊上爲太上皇是時

北征將士十亡八九器械略盡京師人心洶洶侍講
徐瑄倡議南遷謙慟哭於廷曰京師天下根本郊廟
社稷宮闕百官萬姓公私蘊聚皆在京師一動大勢
盡去宋之靖康殷鑒不遠有俱死於此敢言南者衆
共誅之則上奏曰虜賊不道驕滿兇鷲勢且長驅不
先謀無以應卒邇者三營精銳盡亡於從邊留者皆
罷駑不能執戈戟宜急募義勇集民夫更河卒實京
師練而待工部局廠攻戰具晝夜作郭外之民徙實
內郭使虜母虜壩上之倉散之以代官祿使虜無饑
乃諷內外繕濠隍誓士馬警樓櫓治嶮塞石亨楊洪

柳溥皆有名諸將召而使之共治軍也先送上皇駕
至都城下曰見我謙亨與我金帛迎爾君下廷臣議
謙曰君忘臣之不才使臣司馬司馬知戰臣知死
壘七日數敗虜虜竟退蓋其始也先擁上皇大同城
下大同之士登陴而語虜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
矣宣府宣府之士登陴而語虜賴天地宗社之靈國
有君矣及至都城下都城之士登陴而語虜賴天地
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謙颺言曰豈不聞社稷爲重君
爲輕則上疏曰也先違天負義久留上皇深犯京畿
其爲仇恨庸可勝言若許以和萬有不可去歲秋冬

間虜勢方張我遣指揮季鐸岳謙齋金賂虜以迎車
駕其時賄方入於穹廬騎已迫於關口繼遣少卿趙
榮通政王復往虜營不見乘輿返夫中國與虜不共
戴天若必從和背君忘義莫此爲甚且虜貪以詐和
成其欲無止長之則難廢違之則速變昔者宋真宗
澶淵之役契丹挫敗斂心就盟尚輸歲幣過三十萬
徽欽北轅奸臣誤國至割土納賄屈已貶尊滅而後
已前事之不忘以臣之計莫若選將厲兵貯威育勇
來則震武去不窮追虜若稔惡鬼啓其東大舉入寇
以我肄士加之奮帥臣等蒙死前行可以銜權而服

或皇天厭亂列聖有靈虜知不利及面內貢酌賜津
遣不絕而已若使臣通好漢禮必先示弱啓侮臣所
謂萬不可者也謙之與羣臣請立景帝也鄭公孫申
之謀也以爲帝於上皇義兄弟得絕虜乃景帝因之
不渴上皇乃虜亦因帝不渴上皇以爲抱空質而不
義中國乃歸上皇上皇入塞景帝猶曰虜詐謙曰陛
下天位已定誰復異論君臣大義兄弟懿親惟陛下
念之耳上皇還居南內六年景帝廢上皇子而立其
子遂加謙太子太傅及景帝疾石亨徐有貞夜開長
安門內甲士迎上皇復位因誣謙與王文太監王誠

名曰謙
卷六
謀帝襄王子下獄都御史蕭維禎責簿對曰而何外
求君文曰藩王非金符不可召金符藏內府安從得
之爭之急謙曰無庸石亨有先意奏論死上猶豫曰
謙功有貞從旁言謙不功陛下不奪門矣有貞卽理
也是日詔謙文誠並棄市籍其家戍謙子冕龍門都

督同知陳遠獨收謙屍葬之

遠六台人正統初學士李時勉舉其將才時出

入時勉門聞所未聞蒞官行事多有可觀其督捕盜
既用刑雖多慘然然強橫飲跡居民按堵至謙被刑
時群凶氣焰可畏獨遠收
謙屍飲葬后子多其人謙歷事三朝知無不言識

達大體毅然任天下年未五十喪妻不娶門第蕭然
不容私謁政務旁午日上章十數累千萬言揮筆立

就當世歎其才然矜傲自用遇勲庸國戚若嬰稚視
士類亡當也其始薦石亨與同事既亨見謙議論斷
制宿將斂伏而已不能贊一詞固銜之及其迎上皇
復位故因誅之以爲功籍家時僅得所賜盔甲袍帶
而已京師人爲之語曰鷺鷥冰上走何處得魚噉於
是王驥代謙矣驥去石亨薦陳汝言代驥亡何汝言
以賄敗上命陳所籍物廡下與諸大臣觀而曰人之
廉滂不亦越哉于謙無一日之積而汝言纍纍若是
是時石亨待下首而慙選之有邊警廷議紛紜恭順
侯吳瑾對上曰謙生不及此上默然他日奉天門灾

上見謙隱隱火光中憲宗立詔復官赦冕還二年遣
行人諭祭謙墓復冕爲府軍前衛副千戶其文曰卿
器偉雋傑才宏經濟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
公道自持權奸被害枉知先帝忠憐朕心茲復卿子
遣人諭祭嗚呼哀死表生一順天道厄前伸後永惟
人心冕仕終應天府尹脩而有文不予以其族人允
忠之子爲後襲杭州衛副千戶弘治初贈謙太傅諡
蕭愍祠之旌功萬曆中更諡曰忠肅

王竑字公度其先江夏人祖俊卿以軍功爲福州衛
百戶坐事戍河西遂爲河州人少豪雋自以生長西

陸志存立功正統中以進士授戶科給事中慨然以
汲黯朱雲自許車駕陷土木竑與同官灑泣首彈王
振罪狀時廊王攝朝群臣讀彈文畢王但曰出待命
則皆前蹠不起大慟哭請速斷錦衣衛指揮同知馬
順厲聲叱衆竑賁起立蹠中走粹順髮嚙順面罵曰
權奸誤國家若此若等其黨久當誅尚敢再耶遂與
衆共擊死之王起入竑與群臣隨王以登更索毛王
二闖既出復捶死之肆三屍華門之外頃之群臣返
舍內使喧傳有旨召首事者入則危語作恐曰王召
首事者入將按擊殺順者捶死之矣竑亦驚訣其妻

若子曰平生不能絲毫詭隨今日之事發我本心我死爾死乃爲王竑妻所遺幼穉寧患無人收養耶遂與同官俱入旣入王無他特爲中官寬之耳此時給事中王竑名震天下北虜聞之亦爲歎息郕王卽皇帝位虜擁英宗駕犯京師帝命都督孫鏜禦于高梁橋使都督毛福壽高禮王敬王勇武興領五軍命竑爲僉都御史偕太監興安等守九門提督之是時王敬軍出彰義門戰敗武興卒陣中太監有報効者或死或傷四散奔還京都大震竑督餘軍遇虜萊市口與戰虜火民廬竑帥軍士撲滅之擐甲入朝面陳其

狀虜亦尋遁帝命鏜與范廣統兵五萬追之竝與侍郎江淵督其軍追戰涿祁溝勝之衆議推竝守備居庸等關景泰元年以疾乞歸頃之用薦總督漕運兼理巡撫江北諸處竝政酌民心法訖豪右踏紮墨吏威令號號徐淮連歲荒饑民死亡流離竝大發官倉斂富人粟舟過河岸下者令如意出米粥旣河南山東流民間風猝至時諸倉皆空獨廣運倉尚有滯積廣運倉者故以備用京師主以一中貴一戶部官竝欲發主者難之竝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窮至此旦夕爲盜且上憂朝廷何論備京師爾不吾從脫有

變吾先殺爾治爾召盜罪然後自請死竝詞旣戇主者素憚其威許之所存活百五十八萬八千餘人他境沈寓安輯者萬六百有餘家先時帝得荒奏驚問奈何無饑死我民及聞大喜曰好都御史竝賑饑民近者飼以粥遠者散之米流徙者給道食被鬻者贖之病者處之空廩爲之醫死者棺葬之早夜殫精有所寄任委曲戒諭出於至誠人人爲盡有述竝行事作棟灾錄以傳者旣入覲特陞左副都御史治淮揚如故英宗復辟石亨張軌用事以汰冗員左遷浙江叅政享軌復言上擊死馬順事上逮竝罷爲民編

江夏子孫永不叙而丘濬寄聲公取張敞傳閱之居
半歲上簡得前疏曰竝固爲朕且知其賑政下旨曰
王竝故首犯闕法當死朕生之遣爲民今知其漕功
戶部可遣官送陝西安置該管官司禮待之五年虜
李來寇莊浪甚急命都督馮宗等往擊起竝爲左副
都御史與兵部右侍郎白圭俱叅贊軍務竝與宗擊
敗虜紅崖子川班師入見英宗慰勞至再言者謂西
陸旣靖漕政久弛當命竝復往從之旣至老弱丁壯
連屬見竝三日不絕憲宗初科道官言副都御史王
竝李秉國家勞臣可委重任而各處一方各理一事

朝廷有急或不得力下廷議吏部尚書翺大學士賢
皆薦竑秉可屬遂以竑爲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時
兩廣徭大肆劫掠北虜據河套時出盜邊四川賊趙
鐸作亂竑居中調度預爲經畫諸將奉行以有成功
一日上書言邊居兩日不報竑具疏乞歸旣竟報或
謂竑曰公自今事宜慎重中有大利害不計耶竑曰
自今某再遇此等事亦是此等處利害卽更大亦不
暇計始科道薦起竑張寧爲之首會兵部清黃官缺
竑亦薦寧次及岳正李賢不從並出爲知府居三月
竑引疾乞休成化三年十三道御史交薦起之吏部

以聞內批王竑推病避難不體朝廷陞用意既去矣
胡再用其就今致仕竑在官塵廩十餘年而功澤聲
名在天下初號其庵爲憇既歸改休庵居之課僮僕
耕種絕口時事者二十餘年正德中卒賜諡莊毅
郎曰上皇車駕至城下于謙主論不納欲求無誅豈
可得乎李夢陽曰于公當其急時輒曰此一腔血竟
灑何地悲夫悲夫南宮之錮太子之易當時廷臣獨
謙肺腑血胡不灑此耶至其力斷羣黨與王竑之奮
擊權豎真英偉丈夫矣

以下

天順臣

哀 彬 趙 榮 李 實 楊 善

袁彬者江西人英宗在虜中彬以較尉見上察其能書留之上在虜中惟彬與哈銘沙狐狸三人朝夕左右彬以能書故獨著哈銘者故與其父只爲通事被留虜中脫衣易羊一牽以見上上以銘曉虜語亦留之而沙狐狸者不知其所始虜擁車駕扣宣府大同門從居庸關抵京城下不納返入虜營皆彬與銘從上下關坂晝夜度澗河涉險冒凍周旋夾持上有宣旨通書則使彬上在虜帳冬夜與彬銘同寢彬脇煖上足銘嘗睡熟手壓上胸上俟其翻身徐下之而沙

狐狸往逐取水負薪皆叩頭白也先異之名聞其名
姓彬爲人溫美多計數善言笑時爲隱語而哈銘沙
狐狸亦能諧謔悅上以解上之岑寂內官喜寧者故
夷種也先之擁車駕扣宣府大同躡關而趨京師皆
喜寧誘之旣不得則復欲擁趨寧夏得其卒騎送上
入南京彬與哈銘言京師絕虜何遽得入南天寒甚
陛下必無行上止喜寧計不得行言虜欲殺彬及銘
者屢矣虜抽革掘載彬之蘆中而將剝彬膚開彬膛
上使銘往抹竟用談笑解也先請以妹尚上彬請上
辭之曰返國而後聘彬中寒上手治糜壓其背汗浹

乃已熟羊髀名而與共啖之上稱引嚴光事銘嘗睡
熟手壓我胸也無似之耶銘叩頭萬死萬死也先聞
過上皇帳間語曰皇帝所治臣若民及日之出沒領
四十萬衆來邊外顧一人不得濟得濟獨哈銘哈銘
皇帝身若口也無哈銘皇帝言也先不知也先言皇
帝不知皇帝歸還爲皇帝宜善視哈銘上曰我不視
哈銘誰當視哈銘上還景帝以彬爲試百戶旣復位
超遷錦衣都指揮僉事而擢銘爲指揮同知賜姓名
楊銘沙狐狸爲百戶賜姓名李成賜彬城東第一區
使中官改面勢引太液池通穿中御溝役千人彬娶

使太舅孫顯宗主之先後賜予甚衆間召宴對略用
家人禮彬累遷都指揮使而百戶門達校尉遂杲者
積官與彬竝竝治鎮撫上欲裁抑石亨曹吉祥授彬
意彬避謝不敢以屬杲杲任之石彪坐誅吉祥從子
昭武伯欽恐不免殺杲叛杲死門達治鎮撫如故達
始爲都指揮僉事時上有所付獄多平反中外翕然
稱之及其繼杲乃學杲所爲以自媚於上達在上前
與李賢竝見信百官畏下之獨彬倚舊恩自如達念
得言已於上者惟彬若賢察知彬妾父千戶欽藉彬
勢誣人財因奏請下彬獄法司論贖徒還職而尚未

快有罪人安者故以錦衣力士爲彬卒坐法戍邊遇赦還改府軍前衛達因令安言其得還改府軍也實彬與請託於是復言上捕彬而訐彬受石亨曹欽及諸干謁者餽遺多用官木造私舍索取內帑奪人女爲妾凡數十事上不悅曰彬倚故人恩負我雖然法當行還我一活袁彬足矣他任治之達退執彬下獄剗熱更下彬不勝苦且誣伏長安中有男子楊塤者善漆工其泥金畫漆得倭國法其精巧乃出倭上巧工也塤素不識達奮然擊登門鼓上書言駕留虜廷扈從臣庶奔走逃生保護聖躬唯彬一人今者無人

奏劾卒然付獄拷掠備至法司雖知其枉豈敢辯明
乞以彬等御前審錄庶得明白臣本草茅身無祿秩
見此不平昧死上奏并下達治達恚答之百餘曰此
必有人甚汝墳恐遂死不得白又知達意在賢謬曰
小人有陰事且告公達喜曰前前墳發耳達曰墳小
人何辨此此李學士草耳達益喜趣罷答出湯沐沐
墳醪肉之奏請三法司會鞠午門外欲執賢置對監
獄者太監裴當曰此小事李公大臣也乃罷墳至午
門懷其餘肉大呼曰天乎冤哉小人也何從見李閣
老死則死耳敢妄指門指揮醪肉小人令引閣老也

肉今在且言卽有餽彬者恒倍餽達歷指數之法
畏而不敢盡聞論彬贖絞填斬上命調彬南錦衣帶
俸閒住毀所賜第禁錮填而李賢亦得免憲宗卽位
達得罪論死廷臣言彬枉名還如故而達論死繫獄
久之得減等戍南丹時彬已自南還餞達郊贈之金
良厚諸公以此多焉嘉靖中特錄彬孫天章爲錦衣
都指揮僉事以報彬翼衛功成在英宗時旣得爲百
戶冀轉官徑入求內府上怒下錦衣鞫之楊銘與達
官也先帖木兒謀脫成罪會上幸曹吉祥第也先帖
木兒爲成請上知出銘并下銘獄謫貴州衛副千戶

後遇赦俱復官銘以荆襄功進錦衣指揮使至弘治中猶爲大通事而成不知其所終

趙榮字孟仁閩縣人其先通渭人正統閒以楷書生員授中書舍人直文淵閣也先奏英宗駕都門外欲中朝大臣出迎虜情叵測人心洶洶皆相視莫往榮與通政叅議王復獨請行遂陞大理寺右少卿尋陞鴻臚寺卿復陞禮部侍郎以出大學士高穀壯榮解帶爲贈榮持牛酒出見也先及其弟伯顏帖木兒環弓矢露刃夾之以朝太上太上帶刀與也先伯顏帖木兒聯騎也先曰若是小官于謙王直胡濙石亨何

不來良久太上曰彼無善意可速歸榮與復辭還虜
騎四掠去歸辭前職不允改太常寺少卿直文淵閣

如故而復仍理通政司事

王復固安人起家給事中以奏對洪亮陞通政司右

左叅議與趙榮出迎英宗駕陞禮部侍郎既還陞右
通政尋轉左復李情陞通政使英宗復辟改兵部侍郎成化元年陞尚書出巡邊凡有建置多合時宜而言者以治兵非復所長特命白圭代之改復於工部加太子少保復謹法識體聲名勝兵部時有中官爲騰驤左右等四衛勇士小廝及養馬軍奏乞胙襍袴鞋復駁止之兵部尚書余子俊謂復曰衣袴幸饒贍君何不出庫藏予之復曰胙襍鞋祖宗時故以給應調征行之士使其刻日赴營不勞縫製京軍守衛無調遣之患則歲給冬衣布花今軍妻自爲之此良法也四衛軍士業有布花之給復以此加厚非惟失營備非帝意且使恩出內豎國體甚蕩子俊服其言時法王圖師死京師者例爲營造基塔復奏國師故受賞賚不薄宜出其貨毋費官錢人謂得體十五年

被劾明年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諡莊簡養好古嗜
重厚寡言慮約冲淡不設城府無矯亢矜異之意故
能以德量保其祿位當成化時大臣得諡者多楊善
出於同年當道子居顯位惟復以公論得之

入虜迎太上榮陞工部右侍郎與偕者千戶湯胤勛
胤勛湯和孫也榮見伯顏帖木兒伯顏帖木兒問榮
中國事榮未及對胤勛輒先發時時于坐上箕踞岸
幘朗誦其所著平胡論伯顏帖木兒色變胤勛出脫
脫不花謂譯人曰彼髡者何爲哉恨不殺之耳太上
還轉左太上復辟工部尚書江淵坐易儲事與陳循
同下獄謫戍榮以迎鑾受知使代淵而進復爲侍郎
曹欽及榮騎而挺戈呼市中從者數百人前行鼓勇

欽卽白就擒論功兼支大理卿俸他日上與李賢論
廷臣才能因舉榮破欽事曰曹賊反時兵非榮責出
身當先此心此事故未易及上美其忠

李實字孟誠合州人正統乙丑進士爲人恣肆無拘
羈顧傾狡有口辯景泰初爲禮科給事中太上皇居
虜時虜遣叅政完者脫歡來講和朝廷遣使必得如
富弼文天祥者衆難其人實自請行遂陞禮部右侍
郎以右少卿羅綺爲副勅出不及迎復事實驚白內
閣太監興安詎曰爾第奉黃紙以行他何與知旣至
見也先也先問侍郎何爲來實曰自太師祖父至今

朝貢中朝三十餘年矣使臣進馬中朝好待減少馬
價皆奸臣王振爲之乃致太師動兵聖駕被留今瓦
剌知院以可汗太師之命特遣叅政求和皇帝所以
使我來也也先曰減少馬價奸臣爲之與動軍馬事
小成大我中心送皇帝還朝中朝不迎我使張關保
岳謙入奏又復殺之則是何故實曰太師漫山而來
不繇關道從人作寇復分寇諸關關保謙名爲使臣
引虜張弓矢輒鬪殺中朝皇帝不能無疑於太師也
曰此不過送駕爲詞耳也先曰我道者盈不花二人
又何故殺之我是以有寧夏之舉實曰沿邊關口多

者十餘萬少者亦不下二三萬人太師向日南侵其父兄死焉今其報者皆子弟也此亦人情且太師所遣若無南使同行或爲兀良哈所害或爲守邊軍士所殺又烏得知之軍中割一首不有陞官卽得賞功卽中朝有割首賞亦何知是殺太師之所遣人也也先曰我遣李貴又不見還何也實曰無有李貴旣曰我知之矣近者夜不収言大同城東可八里許見有殺尸四五十餘一尸探其囊中文書云太師所遣人邊軍畏而不敢聞朝廷此必貴也太師遣貴齎文書而已朝廷又不知若叅政等來朝廷知之重賞厚待

特遣我報命官殺之耶也先曰我遣喜寧何以殺之
實曰喜寧中朝罪人也自幼及長層累蒙恩今齋金
帛以迎上皇腹心託之乃引領太師入寇京師復寇
寧夏朝廷殺之戒不忠也先曰大明皇帝我仇人
也以天氣候落我手中我衆再三教我殺害我固不
肯使得知院朝夕恭敬若我落大明皇帝手中大明
皇帝肯留我否實曰此太師德然皇帝於太師亦有
何仇也先曰侍郎來甚善不我又大舉矣因治酒餉
實贈之馬與行三十里所引見上皇實對上皇罷請
還京之日以當日任用匪人之故引咎自責謙退避

位懇切酬對既歸也先營也先殺馬爲酒令十餘人
彈琵琶吹笳兒按拍勸歌也先曰侍郎來時心無恐
與實曰何恐之有通使講和以禮爲上太師營中卽
我一家也先曰侍郎見上皇心無念與實曰有不念
邪我等之念上皇猶太師之念可汗也也先曰念則
曷不迎實曰朝廷四遣金帛矣太師不發也卽與我
迎歸相勞故不薄也先曰上皇留此我固不得皇帝
之我欲留千載後名一好男子今送上皇還矣願侍
郎所奉勅書初不及迎事皇帝歸故不可輕侍郎往
可請今皇帝遣一太監或老臣三五人如禮而至上

皇歸也。因道其酋與羅綺往大同山西一帶調回擾
邊人馬以示信語實迎駕期。曰臣子不敢自爲期
需朝命因辭上皇退也。先遣兵右丞把禿與俱來實
還爲景皇帝道虜實請和無他意上皇自此還往迎
者楊善

楊善字思敬大興人成祖舉兵靖難善年十七以諸
生與守城除典儀所引禮舍人及卽位擢鴻臚寺序
班儀觀魁梧音吐洪亮不甚通經術而談諧不羈永
樂初嚴治方孝孺黨家有其書輒論死善坐事與庶
吉士章朴同繫朴言其家有孝孺集善向朴借讀密

以奏朴遂見戮而善得復官累陞鴻臚寺卿既家都城以積著起貲治第都城外有園亭花木之勝諸公休沐時時致之宴賞又時時餽名果美餌不絕於是諸公謂善有鄭富時陳孟公之風而中貴人亦多好之者滿十二年考遷禮部左侍郎明年從征至土木師潰間行達京師年六十五矣虜奉太上皇犯京師以善曉暢軍事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使佐于謙營九門外虜退進右都御史善故長奏對其自侍郎至右都御史皆領鴻臚寺事如故故事朝正出則諸臣相率謁賀於朝房而善獨流涕曰此何時也太上皇

帝在虜中此何所而我曹賀耶土木之變虜所錄入
寇者蓋以遣使二千餘人進馬名爲三千王振怒其
詐減其馬價縑繒歸遂大入而太上陷虜太上有虜
且一歲中朝所遣使迎若趙榮王復皆以庶僚假卿
佐往虜固不與曰必得中朝大臣最後李實往亦假
卿佐名又講和而已而最後乃遣善與榮復往然景
帝固無意迎上皇善往不予一錢也善悉出其家貲
稱貸中貴人益市綺繡師比阿錫女紅線釵之屬與
其子宗等五人治裝從上皇所遣還哈銘同往旣至
也先所館伴田甲來甲故中國人見善具叙平生飲

帳中間向者土木之師中國胡怯也曰天下太平久矣將卒不習大駕北來羽林材官率扈從耳何知號令步伐雖然汝家勝我亦非福也田甲曰何者善曰今皇帝聰明英武思一大創汝家不吝官封爵賞天下謀畧武士則群來汝家得晏然如曩時哉一八言皇帝曰虜馳阪踰陁所恃馬若隱鐵檄鑿置銳錐三尺可穿馬蹄勝疾藜渠答皇帝曰善使冶鐵檄銳錐一人言皇帝曰銅銃裝石砲傷人馬一而已毋裝如鷄子石約一斗火之可疾迸數丈許擊死多皇帝曰善使裝鷄子石砲一人言皇帝曰廣西四川窮山蠻

瘴多置機弓弩射虎豹熊羆毒藥傳箭首人馬皮肉
立潰爛可取之皇帝曰善使往求射虎豹熊羆傳弓
弩之毒藥選能射者三萬人演習之出罪囚試箭藥
囚立死一人言皇帝曰今火鎗門四層放已乃藥藥
入有閒馬突亡隙若爲兩頭銃裝鐵彈數枚毒藥附
彈四層若一馬來齊發可如風雨皇帝曰善使造兩
頭銃四門藥試之三百步外馬腹穿今中國之騎皆
已精中國之士皆已銳惜哉其已矣田甲曰何者善
曰無所用之矣兩家已講和善既機警舌變又私解
其裝用財帛啖虜衆虜衆既歡喜亦繇甲大賂也先

明日田甲還報也先見善問曰南朝何官曰都御史也先曰兩家好有年胡拘留我使臣損我馬價縑繒與縑繒中斷之兩縑繒乃可一縑繒我使臣鬻鐵甌不與閉之會同館中關防其出入則是何故善曰非夫天朝之過也昔者太師先君貢馬于我太宗宣宗使臣三十餘人而已所求物十不與一二也太師先君無所嫌疑今使臣多至三千餘人一見皇帝人賞金織衣一襲五尺稚子一體賞賜宴賜於殿上豈天朝不能節用更貶禮哉爲太師耳使臣歸皇帝宴賞有加使人送之拘留於何有太師所遣衆或有小人

入中國爲奸利恐使臣知還言太師或自亡去或入他部落中或中途豺虎食中國留太師之人可得一臂使耶也先曰者也先曰損我馬價縑繒何也善曰先是太師有文書使使臣喜送至中國某人喜不在吳良以其書進朝廷曰此非正酋長可損其賞賜某人送歸乃輒諉吳良以詭計滅匿意欲太師殺之不料太師墜其計中也先曰者也先曰與我縑繒中斷之兩縑繒乃可一縑繒何也善曰此回夷送太師充課程者太師不信往搜可知也先曰者也先曰何閉鬻甌也善曰鐵甌出嶺外非京師有嶺外去京師萬

餘里一甌直二絹使臣與一甌賈鬪而閉不鬻皇帝
何得知譬中國人向使臣買馬馬價少使臣不與馬
太師知耶也先笑曰者都御史言皆實事已過要出
小人口第言和善曰太師爲北方大將軍掌領軍馬
乃聽小人言忘大明皇帝厚恩來殺虜我人民我人
民有思其父子兄弟亡而去者部曲得之剗其心摘
其膽苦聲叫上天天豈不聞上天好生太師好殺何
謂也也先曰非我殺之善曰兩家和好太師合早出
令收名部落上天無怒無灾豈不快耶也先笑曰者
凶問皇帝歸還作皇帝否善曰有皇帝矣也先曰當

先堯舜故是何如善曰堯禪舜兄禪弟一也知院伯
顏帖木兒在傍曰且留都御史使還問皇帝歸還作
皇帝否還作皇帝則送之否者不也也先曰吾故欲
中朝大臣來今來不送徒使我食言平章昂克曰都
御史迎皇帝將有財幣否善曰迎皇帝惡用財幣人
言太師送皇帝以財幣矣若空手迎去乃見太師順
天道有仁義自古好男子我歸朝監修史書當備載
太師垂示萬代也先笑曰者都御史好爲之者盖胡
語華言然也明日與皆見上皇又明日也先餞上皇
自彈琵琶使其妻妾行酒也先曰都御史坐善不敢

上皇曰太師使坐便坐善對曰雖草野敢失朝廷禮也先相顧歎羨又明日餞善遂迎上皇歸旣歸景帝以非初旨薄其賞遷善左都御史仍理寺事而于謙心許之多官其從行子弟景帝易儲善加太子太保時上皇在南宮元旦朝正出復且脩謁復泫然曰我曹無所賀太上又何賀也善始事中貴人振後更事中貴人吉祥等而與石亨比會景帝病善知亨吉祥有迎太上謀遂與合太上復辟封善興濟伯兼掌左軍都督府事賜勳號散官進封三代掌鴻臚寺事如故禮部尚書胡濙等言陛下北狩之日虜氛甚惡羣

情震懼僉舉楊善供充北使善奮躍挺身罄資治裝
父子五人蒙犯霜露閒關沙漠深入不測言折狂虜
義感巨酋唐子儀之於回紇宋富弼之於契丹不過
若是遂周旋奉引乘輿遄歸雖皇上盛德格天化暴
而善忠誠勇敢不可謂非社稷之佐大統復正改元
論功擁立之賞既班迎鑾之褒未厚望再進封以爲
臣勸上曰朕知頃之錄其子宗并養子凡十餘人更
使從文臣之列以爲禮部尚書陳請聽允幾與石亨
張軹埒嘗陰薦李賢於上亨與吉祥忌之稍稍閒疎
而明年亦卒善在鴻臚凡五十年國家典禮無習善

者其卒也賜祭葬贈侯子諡

郎曰袁彬楊銘李實雖顛沛流離不失君臣禮中國藉以大城下之迎當事大臣如于謙之才王直之文胡濙之耆舊高穀之用意忠厚率縮首穴視趙榮獨與王復挺身而出豈不壯哉李實楊善卽非君子耶入不測虜廷枝梧謾語有足術者善得封伯榮復亦至大官而實對上皇引咎自責數語業失上意及歸復作出使錄其詞浮誇又居鄉橫暴自媒求進以都御史坐斥爲民子孫禁不叙或以封或不免於泮緝洗蓋士君子所以用世在居謙矣况夫君臣之際耶

其虜中對語亦不可不存也

劉安 羅通 沈固 朱鑑

劉安宿遷人父榮祖江洪武初江爲總旗以軍傷殘廢榮代父仍用其江名榮從靖難有功歷陞中軍府右都督永樂八年從征虜追過幹難河殺敗阿魯台軍爲軍殿上卽軍中陞左都督十二年從征瓦剌率所部與馬哈木戰下馬持短兵突入殺獲多師還賞獨厚十七年充總兵官鎮守遼東至則築城堡立烟墩於金線島之望海堦守備甚嚴瞭者言夜有火光出東南島上榮曰此倭賊至駐兵金州待之明日賊

三千餘人果乘三十餘艘直逼塢下魚貫登岸一人
貌甚醜惡揮兵直上衆皆惶惑榮犒師秣馬略不經
意使都指揮徐剛伏山下百戶姜隆率壯士潛燒其
船曰旗舉伏起砲鳴奮擊不用命者徇旣大集榮披
髮作真武狀舉旗鳴砲伏盡起繼以兩翼賊大敗餘
衆奔空堡內軍士請奮追入堡不許特開西壁縱之
乃分兩翼夾擊自辰至酉擒斬無脫者凱旋將士請
曰明公見敵意思優閒惟飽士馬臨陣作真武狀追
入堡又縱之何也榮曰窮寇遠來必饑且勞我飽士
馬以逸待勞以飽待饑此兵法也賊魚貫來陣勢類

蛇故作真武狀壓之雖愚士卒之耳目亦可作其氣
賊入堡必致死故縱生路滅之圍師勿逼亦是兵法
事聞賜璽書褒諭徵入面勞之榮曰臣奉陛下成筭
若諸將士効力乃能有此上悅其讓論功封廣寧伯
仍赴鎮先是倭出沒並海諸郡無寧歲至是北自遼
東山東南抵閩浙謚宴清樂祭封伯一年卒于鎮計
至上嗟悼輟朝遣官諭祭追封侯謚忠武所營葬賻
卹甚厚給舟車歸喪所過州郡致祭安襲父爵鎮守
大同英宗陷虜虜奉車駕大同城下副安守大同者
都督僉事郭登閉門不納安獨與侍郎沈固給事中

孫祥知府霍瑄從實出見伏慟哭進膳羞袍靴出藏
金犒虜因具述於朝景帝怒按罪降職上復辟德之
進封爲侯賜勅曰惟爾父江事我太宗皇帝克奮忠
勇爲時虎臣實啓名封爾安事朕繼志崇勲天步艱
難捐軀赴難入不測之虜効拯主之誠疾風草勁板
蕩臣忠古有所云爾今其庶茲眷爾忠特封爲廣寧
侯世祿千石賜誥券爾尚益勵前忠保爾祿位五年
以定曹欽叛加太子少傅命掌右軍都督府事卒追
贈嶧國公諡忠僖瑄鳳翔人爲大同通判以薦擢知
府加秩叅政仍知府事英宗復位擢工部侍郎而郭

登景泰中封爲伯坐奪爵謫戍安四世孫泰嘉靖中
掌團營神機掌中府清慎好義死而貧甚

羅通字學古吉水人曾祖仲淵負才具濶略喜議論
國初以富民徙實京師永樂中上書言便宜十事成
祖嘉之仁宗監國江寧令王凱上元令魏鑑造戰車
不如法繫御史獄仲淵倡兩縣父老白枉後父老悔
懼各鳥鼠散仲淵獨詣東宮陳二令賢御史折之曰
若以一人白兩縣長吏而兩縣父老皆不至公耶私
耶仲淵曰公私不在人多少誠公一人可耳仁廟召
詰仲淵縣官誠賢戰車重事而誤之何仲淵頓首曰

人安能每事盡善仁廟曰長者之言卽釋兩縣官亡
何應天府丞坐盜官錢使人諷仲淵言如言兩縣官
仲淵不可曰兩縣官誤公事民故得公言之府丞被
私罪敢面謾丞銜之因誣寄鈔十五萬仲淵所連逮
責償通二十餘登永樂十年進士授監察御史闔夷
有才略北京新造發軍夫運磚通州潞河數百里相
屬轉徙十餘年不辦通建言罪囚自徒流以下得運
磚自贖不數月悉盡法司以爲例巡按四川蜀王出
入用乘輿鹵簿一日過通通突収之王氣沮藩臬謂
鹵簿不當屬有司詣問通何所置之卽上聞王罪且

不測通曰誠然公等試思之詰旦見報既無所報通曰易耳移文與王云鹵簿故玄元皇帝廟中物復還之耳玄元皇帝廟唐玄宗幸蜀所建老子廟也通始至蜀士大夫稍易其年少至是皆驚通壹用璽書以威嚴治而仲淵貽書戒之曰昔人治蜀文翁以寬武侯以嚴爾尚遠師相濟通受戒竣報命永樂十九年詔求直言通應詔請罷巡邊與給事中柯暹御史白忠竝謫邊州通知交阯清化至南海有老人授之兵書曰巳巳之年需公大用是時交阯新屬性俗不通通簡條教寬法令州故有妖社能殺人計除之黎利

叛宣宗元年陳智方政兵敗於茶籠諸郡震動成山
侯王通奉命往討大敗喪師割七城求解檄所割城
守將下賊賊無少長皆殲之通說守將指揮打忠曰
吾與若受天子命守城豈以王通一妄人遂委棄耶
降者賊盡屠之與就死孰若死守清化人受吾拊摩
六年矣皆信我萬一冀城全忠爲感動簡練千人晝
夜防守七月黎利知城不下卒來攻城堅一夕囊土
山於東南西門外高與城埒通謀曰賊衆我寡難以
力勝今詒之約日出降必少息乘其怠襲攻之是夜
率敢死士燃松火鼓譟突出城南門直搗土山斬其

梟勇數十百人盡焚其飛樓雲梯士民氣大振其冬
王通復貽忠書令下賊通堅拒不納明年正月朔又
安降將都督蔡福來說通曰吾以若來助我乃游說
邪斬汝矣福惶恐退賊又遣人密說打忠通引張巡
許遠事激厲之忠曰死生惟君自是賊不敢嚮清化
然王通竟爲黎利所敗宣宗棄交阯予之通乃與打
忠懷印還是時中國士大夫盡沒交阯死事者惟昌
江府知府劉子輔知州何忠

劉子輔廬陵人以太學生擢監察御史按浙三

載端謹儉約不厲聲色而風裁凜然時憲使周新雅
持莊嚴獨賢于輔擢廣東憲使以事左遷交阯昌江
知府惠愛在民黎利攻沒郡縣至昌江子輔與守將
倡民兵拒之相持數月寇攻城食且盡人心益堅再

除月文益急城將陷士卒死戰無一降者于輔知事不支嘆曰吾奉命守郡郡亡與亡義不污賊手乃今一子一妾先死而已隨力戰全城惟通及打忠二人之事聞贈參政復其家

既還擢通行在戶部員外郎總督口北開平一路邊儲宣德九年秋上巡邊通督餉不絕正統初改兵部武選司郎中從尚書王驥都督蔣貴征虜兀魯乃我師戰却通立斬都指揮安遠以徇衆勢復振大敗虜人還見驥盡攘貴功驥惡之言通私中鹽索鹽商將領金帛裘馬誘姦軍妻逮下獄謫北流縣容山閘官九年調東莞縣河泊又三年爲正統十四年己巳通聞王振擅權玩兵虜數寇邊憶所受老人言以河泊

功次入京果有土木之難廷薦通可屬大事復兵部
員外郎守居庸關尋進郎中通上言臣切見鄧艾取
蜀蜀人却守成都備艾劉裕取秦秦人却守潼關備
裕及艾從劔閣緣厓躋攀而入王鎮惡乘舟遡渭至
咸陽秦蜀已破而成都潼關守者猶未之知臣所障
地京師後門一或失守虜入旦夕耳臣遍閱阨塞有
口可通人馬者七十所通人不通馬者百三十所須
多方設備京師乃固又當使大臣一人總督軍務其
權始重於是景帝卽命通爲之陞右副都御史虜擁
上皇入塞至廣昌破紫荊關守關給事中孫祥走死

虜奄至都城掠西北郊于謙等營德勝門禦之勅通
與守居庸都指揮楊俊提兵入援方虜破紫荆時俊
使旗牌官良密言欲以本軍六千遁通縛良斬以徇
說俊曰紫荆旣破京師孤懸旦莫望援軍遁居庸失
京師殆矣此社稷安危之機也君毋動我領君兵爲
君破賊至是提兵赴援會德勝戰捷虜還通亦還守
關也先與伯顏帖木兒謀曰中國精兵獨恃居庸今
居庸入援與大城兵合而大同諸將遇吾歸路城外
空無所掠我等名送駕敗則皇帝且爲取歸於我無
功彼不見德今計惟紫荆關兵皆遁爾奉皇帝仍出

紫荊我以鐵騎攻居庸居庸不守我復爾合還嚮大
城居庸不可勝且奉皇帝出塞然後議和皇帝歸縱
無大功尚可市恩於中國也也先去伯顏帖木兒奉
上皇出紫荊也先領五萬餘人出居庸攻關通用水
灌城冰厚且堅虜不能近通與守將謀曰我等所將
大半召募客兵不足恃虜夜環鐵騎晝用衝敵計敗
其鐵騎乃可破也皆曰善虜人卧比兩馬橫置草囊
馬上二人共宿鍊騎外繞之騎隨一犬通藥羊肉熟
之饑虜夜投之犬飽不嗥尋用膏繩連鞍馬足開門
鼓譟火砲四擊虜騎跳躍鞍急不解砲擊之擒一酋

斬六級奪馬騾盔甲弓箭千計追回所掠人口五百
餘捷聞降勅褒獎於是虜轉寇紫荆京師戒嚴勅通
仍領口外軍入備通直走紫荆與虜遇戰敗之再戰
於完縣五狼河拘羊嶺敗之召入叅贊軍務理院事
景泰元年通疏比近日徵調邊軍入衛而遼東報虜
來犯以千數此必彼中守將畏於內調輒將墩境外
一二達賊往來詐稱數千以止入衛之役夫遇賊十
餘人輒稱數千及云殺敗斬首十餘此邊將相蒙常
態甘肅寧夏大同宣府想亦如是卽向者德勝等門
外不知殺賊幾何陞官至六萬六千餘人輦轂尚爾

何況邊陲今宣府大同宜屯重兵操練選武將驍勇者充總兵官文臣剛毅者總督軍務時遣曉胡語者爲胡人服出遠伺之白晝行營恐其望塵而遁抑埋伏待我當今深夜急擣巢穴使卒無所施又古名將如穰苴韓信皆起賤微今腰玉珥貂之輩皆全軀保位憎賢忌能無報國奉公之忠乞勅兵部五軍都督府前察武衛中有信直其人與議行之臣入仕年久頗識邊情區區憂國敢用陳奏下兵部尚書于謙不悅覆奏近日諸邊守將累報聲息若謂通言一槩不實恐其果警且急不奏德勝之戰當先者萬九千八

百八十人陞一級陣亡者三千一百一十八人陞二級其餘齊力之人給賞而已并無六萬之多通云殺賊幾何宜將臣謙同武清侯亨等已陞職爵革去官軍俱且不陞通請屯兵宣大臣已先奏遣武清侯亨昌平侯洪同往通請推選武職已奉詔書舉到者送亨試驗如道如信未見其人武清侯亨昌平侯洪若安遠侯溥則首珥貂都督廣都督鏗都督穎等則身腰玉出戰居守殊亦有功不見全軀保位之情久仕悉邊通所自薦必有所知乞就令舉保通又欲得剛毅文臣總督軍務念臣謙素劣乞罷臣官別選其代

或就今通詔廷臣將謙通所言會議皆言石亨楊洪
于謙三人戰守總督實堪任使羅通譏貶過當然其
志實在禦敵惟陛下委任如初帝亦詔解之頃之宣
府總兵朱謙言有達賊二萬餘入犯謙上言口外軍
民連歲被兵不能種藝恐虜一旦擁衆以送駕爲名
突至太原搖動山西宜選有謀略文職大臣往鎮楊
洪亦乞遣文職大臣率兵出鴈門用鹿角檣營護山
西餽運大同意俱屬通遂請通往通謂謙惡而出之
言謙洪共建此策當今與臣同行謙請行上仍以命
通通提兵至懷來逐虜出長安嶺外會虜亦退班師

還協贊京營軍務三年轉左六年加太子少保兼右都御史進階資政大夫景帝不豫石亨張軌以迎復上皇密謀通通曰吾觀天象事必濟從之上皇復位賞不及通自言通子三人俱得叙亡何丁艱居家天順三年起右都御史既至請老進榮祿大夫致仕賜傳歸通弱冠登第間關南北者五十年家居不治生產親友過從詩酒相娛年八十餘一日不懌沐浴更衣家人進藥搖首曰學古生死豈在草木遂卒成化六年遣官致祭弘治十八年隆慶州父老奏已巳之變通守關有功宜表忠良以勵臣節勅祠居庸關水

旱疾疫邊人至今禱焉通有曾孫大紘爲給事中建
言削籍與予善

沈固字仲威丹陽人太祖時固八歲以能誦大誥召
赴闕賜寶楮還年十一補邑庠生弱冠領鄉薦入國
子監選理刑內臺擢沂州同知人莫敢少年易之有
嶧人言沂西寶山社產銀卅舊有課可開采固執奏
故坑及泉通海不可鑿鑿新坑難爲力且卅有無不
可知卽有費重利輕勿開便成社從之徵入爲戶部
員外郎以才物理鹽筴廣右督運西茶於四川六番
進郎中出爲山東右叅政督餉給軍迤北還仁宗卽

位命以叅政同武安侯鄭亨鎮大同宣德中命與武
安及叅軍都指揮張儉統兵行邊召赴闕議事稱旨
英宗卽位以固勞邊賜璽書白金綵幣固上便宜曰
比勅書戒諸將窮追虜者虜寇來如飛去若絕絃
勅戒窮追恐墮其計聖慮遠矣臣竊謂今虜勢尚微
宜早制之不探虎穴不得虎子若虜知我戒輕慢漸
生且使官軍勇者喪氣怯者得以飾詞請但今相棲
而行虜衆我寡則臨邊固守我強虜弱則出境窮追
時今閒諜密探賊踪乘彼不虞且擣巢穴連出數合
虜必瓦解縱未得利威亦遠振三年與征西前將軍

方政遊擊將軍楊洪統兵護送貢使出境因絕漠度赤山追勦叛虜還居二年連上疏言邊六年命兼總理兵食二事賜總督邊儲印記固復上言阿魯台比爲脫歡所破餘衆竄塞下不無小小盜邊脫歡驕矜虎視中原又有覬覦之慮至軫聖懷添調軍馬運畜資糧邊圉嚴於扞衛蒸庶煩於供億近以二虜一滅一死邊事稍寧將卒燕閒然以數萬之衆坐費民供國計非便兵之所屯芻糧爲急臣在邊年久頗知形利大同中路有青楊林馬頭山等處東路有爛柴溝陽和灘等處土沃多水草國初俱有居民屯種厥後

卷之二
三十一

遠虜逐民勿耕至今荒棄臣曩嘗言未見
施行古今備邊良策莫長屯田請屯兵戍所開耕所
道沃野作息以時乘閒講武至秋收成官爲斂發而
用納之歲會月支足國裕民莫過於此夫衆志之多
是不如一心之獨斷惟聖主察焉又言乃者勅遣大
同總兵等官朱冕與宣武叅將楊洪會兵出塞諸將
奉命一時竝出無留後者夫雲朔廣遠西北兩邊密
邇瓦剌既變詐叵測而兀良哈或潛懷異圖萬一爲
虜所誘牽制來襲非萬全策請今奉命征行必責居
守廷議咸是之七年陞戶部右侍郎居二年邊事益

殷廷論益切既遭母喪奪情視事再乞終制不允赴
鎮上邊情十策朝議從違不決而罷十四年夏虜果
渝盟得謀先報以聞至秋大入朝命西寧侯宋瑛督
戰不利諸將或死或遁固居守獨完車駕親征駐蹕
大同三日固得見而不得言車駕北狩復至大同與
廣寧伯安出城朝見上命括金帛犒虜或難之固曰
府庫物皆上物也今有急不命猶出之矧復有命盡
獻所有具聞於朝景帝下吏部較勘有無欺隱竟白
其冬以城守勞進右都御史諭璽書賜金帛固言自
虜變以來臣承命守城晝夜營營圖殺賊雪耻奈才

識短淺無所建明今具拙策不敢望行乞採可否文
多不載二年以却虜功轉左都御史尋赴闕議事乞
致仕從之英宗復位石亨言固於上召見便殿褒諭
再三卽日陞戶部尚書賜白金綵段加岐南香帶金
織雲鶴襲衣贈誥命加贈其祖父宸遊嘉宴輒召以
從賜珍果異物三年以老乞歸賜鈔若宴憲宗卽位
進從一階年八十一卒同事五朝忝歷華要遂掌臺
省幾五十年在大同二十七年賜璽書前後三百餘
函所上章奏不下數百居常興學育才不用武衛廢
文教臨危處變採貸拯敗邊圉以壯爲人魁梧個儻

多籌略善談論尚德義喜功名

同時羅亨信者廣東人正統中以都御史

巡撫宣府北虜深人朝建議魁名宣府總戎官率兵入衛京城或欲逐棄其城衆紛然爭就道亨信仗劍當城門下今殿有出者手斬之衆遂定虜從邊城外過亨信命老妻稚子盡登陣而自拔袍雪中山前山後無數城唯宣府屹然獨完以老乞歸無人爲言亨信功於朝者

朱鑑字用明晉江人在唐居亳州有顯者其後自莆徙晉江鑑父則文用孝著名鑑成童刲股愈父父竟不愈哀毀踰常力貧奉母永樂中以舉人授蒲圻教諭宣德初擢監察御史巡按湖廣時副使僉事不行分巡屬吏殃民無憚鑑請如故事周巡所屬以安民察吏具得施行梅花峒賊蕭啓寧等久勦無功鑑詣

諭皆解散湖湘風俗務外貨殖男女過三十尚無室
家鑑申明洪武禮法旬月之間結親者動萬計考滿
當代右都御史顧佐等奏留久之正統初復命巡按
廣東多所建明欽州叛民黃金廣等嘯聚爲毒鑑指
示諄切亦遂向化代還朝命成國公朱勇簡都指揮
等官三百餘員習孫吳兵略歷代臣鑑等書擇御史
有文武才者董其事右都御史陳智非鑑鑑乞開設
武學以典武科奏可遂爲定制七年陞山西布政司
左叅政請卹軍民凡數十疏多見嘉納土木之變景
帝監國陞右布政使尋進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鑑

言臣聞聖駕被留虜庭傾血刺心籲天天高叩地地
厚夫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况皇上生長深宮遠行不
過天壽山近行不過海子裏何至舍唐虞三代之聖
謨蹈懷愆徽欽之覆轍輕爲孤注親屈萬乘是何奸
邪竊弄坐使蹈此危機夫既往難追方來當謹臣恐
虜寇奸詭百端去而復來取而復索節據剽掠殺虜
動數十萬却以請和結親爲名夫夫結親不已必索歲
幣索幣不已必欲分疆以國家有限之物充醜虜無
已之求若不整兵報復殆見生靈不安兵法有云千
里趨利者蹶上將百里軍半至今彼寇數千里趨利

兵將不蹶我軍以佚待勞反蹶上將軍豈無故哉彼以賞罰得專其權號令得行其志父子相救兄弟相援所掠之物皆歸私室我以賞罰必聞朝廷號令皆制監軍將佐不和士卒無恩有所得物必解公家今以結親爲繇遣使來京一則覘我虛實以報彼酋一則通我達軍以圖內應旣假送駕爲名姑得開關迎接我欲出兵拒抗彼則指駕爲辭其謀旣深我慮宜遠宜急擇將練兵暫停中貴監軍假以生殺賞罰重整散漫之兵復募壯勇之士罄奸邪之積發太倉之陳重懸賞格厚酬爵祿惟圖功成勿惜國費給賞我

軍勝餽外寇再徵勤王之兵名爲復仇之舉指日刻期夾攻竝進也先如果送駕結好實未可喜虛愈當防宜使叔歸胡黨追回遊騎令我軍民出作入息今我牛羊朝放暮還省去人馬斂止甲兵單人單騎以來送駕仍令驍將擁兵居庸以慎防守暫且苟安於今日再行整計于來年臣又切見太監王振毒亂天下震驚神器自江南草寇生發皆以誅振爲名自侍講劉球之死中外以殺諫官爲諱古云事歸朝廷則治宦官則亡史冊所載理必不誣爲厲之階莫甚於此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傳曰小人之使爲國家

災害並至誠哉是言可不慎與高皇帝與群臣議事必屏去左右恐泄事機有妨國政書曰監于先生成憲其永無愆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伏望聖母陛下邨王殿下念祖宗開創之勞將相披卧之苦置此多方欲傳萬世張主維持急立儲君選智勇託忠義開直言杜權勢軍國重事委重大臣早革內侍之權再造中興之業庶雪前耻以圖後功太后讀其疏至於泣下景帝元年奉勅專一鎮守鴈門虜入鴈門與虜戰鑑麾下壯士陳福者躍人陣逐北數十里明年戰代州虜圍我數重矢下如雨福殊死戰

百擊潰圍多所殺傷虜爲震却

福前田人憤同辱疾首痛心疾不解甲擊

虜之後血汗沾背力竭
漢書數日元年三十六

太上皇還景帝勅邊將各出

精兵左右掩擊鑑謂未可上疏曰臣聞帝王不計小
忿以安民不尚輕敵以全軍漢高不報平城非力不
能休息天下也李牧叔保不敢戰者非兵不足欲養
銳也也先慕義請和送還太上皇帝彼以誠來我以
誠報且其大管近邊尚未遠去我師一動彼類當知
不曰搜剔別胡必疑追逐他黨我旣失信彼且無狀
爲今之計莫若慰賑邊民委將守備犒兵招逋勸農
資稅募入粟廣屯田孳馬政休養軍民固安邦本虜

果桀驚不悛我乃屯兵要地小入則一衛掩擊大入則諸衛夾攻蓋彼盟旣叛我出有名今邊境稍靜道路初通芻餉初備未及旬月遽欲興師臣深謂未可詔亦嘉納焉因命兼往來巡撫山西地方景帝旣立東宮貽陳循書曰邇奉明旨更封沂王僕竊遠聞心殊未安夫前者至尊蒙塵宗社安危非得長君人心未定姬周輔成不得已也今鑾輿旣歸曆數有在委裘而治亦無不可太子仁孝天下共知在廷文武群臣共立不能夾輔烏可易置僕復有言陛下於太上皇綸骨肉則當避位以全手足論尊卑則當固讓以

盡君臣奈何藉口防微反爲幽閉珍羞節其日膳雉
堞增於宮牆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循省書怒甚鑑亡
何乞致仕鑑按廣東激揚風裁平反寃獄粵人春秋
祠之所爲出巡錄條教禁約排偶撮切里師長老挈
訓童蒙比法家言

郎曰劉安以出見上皇獲罪所繇得侯楊洪郭登彼
何人也稱名將耶羅通沈固朱鑑時當倥偬皆有守
邊功且其意皆在上皇而事不詳士大夫之口予讀
其私傳家譜因爲載之若通固守清化可謂特勁晚
與于謙不協遂爲國史所譏鑑上循書足振朝議之

靡不見傳

以而疏名賞金者獨著於世予得不爲之

扼腕耶